



世纪文库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 著 安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德)桑巴特

(Sombart, W.)著;安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ISBN 978-7-208-13231-3

I. ①犹… II. ①桑… ②安… III. ①犹太人-关系
-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K18②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769 号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德] 维尔纳·桑巴特 著

安 佳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4

字 数 296,00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31-3 / F · 2316

定 价 5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英译者引言

xv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无疑是当代德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桑巴特生于1863年,毕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对经济思想有很多宝贵贡献。虽然他的著作未必总是为人们全盘接受,但其才华横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世界公认。他在布雷斯劳大学(1890—1906)任政治经济学教职,以及在柏林商学院担任同样教职的时候,他的声望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但桑巴特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艺术家。他熔理性与想象于一炉,又能写一手明晰、流畅且极有说服力的文字,而后一天赋德国教授们万难望其项背。这一点也是桑巴特全部著述的一个特点,值得注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直是最吸引他的论题,他对此问题的深刻论述见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两卷本,莱比锡,1902)。1896年,他出版了《19世纪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该书很快印行了多个版本,被视为德语国家最为风行的著作之一。^[1]1903年他出版了《19世纪德国国民经济》,1906年出版了《无产阶级:概念和研究》。

xvi

若干年来,桑巴特一直考虑对他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著进行修订。正如桑巴特所言,他是在研究过程中很偶然地发现了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课题深深吸引了他,因此他着手探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确切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便是《犹太人与经济生活》^[2]一书,本书即是这部著作的英译本。

本书英文版较德文版稍有删节(经作者同意)。删节的部分并不多,属于一般技术性删节,如关于现代种族理论或早期信贷工具史的叙述等。另外,本书中方括号中的文字是英译者所加。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一直给我提供建议和批评意见；我还要感谢我的友人莱昂·西蒙，他为我翻译了第 208 页* 的诗句。

M.爱波斯坦于伦敦

1913 年 4 月 21 日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英文本由笔者于 1909 年提交给 J.M.邓特出版公司出版，题为《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2]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11.

* 指英文本页码，参见中文本边码。全书同。——中译者

目录

英译者引言 / 1

第一篇 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 1

第一章 导论 / 3

第二章 16 世纪以来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 / 9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 / 20

第四章 现代殖民的基础 / 26

第五章 现代国家的基础 / 45

第六章 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突出地位 / 58

第七章 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观念的成长 / 107

第二篇 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倾向 / 147

第八章 问题 / 149

第九章 何谓资本主义企业家 / 152

第十章 犹太人现代资本主义倾向的客观环境 / 159

第十一章 犹太宗教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 178

第十二章 犹太人的特质 / 235

第三篇 犹太精神的起源 / 261

第十三章 种族问题 / 263

第十四章 犹太民族的盛衰 / 301

缩写词 / 325

译者后记 / 326

第一篇

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第一章 导 论

3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可行的方法，来揭示每一个群体以某种方式参与具体经济组织的程度。一种是统计学方法，一种可以名之为遗传学方法。

通过统计学方法，我们可以查明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人的实际数字——例如与某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人数，或建立了特定产业的人数——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出我们正好感兴趣的那个群体成员占人口的百分比数。统计学方法无疑有很多优点，这样说吧，如果我们能以实际数字表明，经营上述贸易或产业的外来人或犹太人占全部商人的50%或75%，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表明：外来人或犹太人在各贸易行业中的相对重要性。尤为重要的是，如果统计信息唾手可得，不仅人数的统计信息易得，而且其他更重要的经济因素——比如资本存量、产品数量、成交规模等信息也不难收集。因此，采用上述统计学方法，比如我们现在采用的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同时，我们不可能仅凭统计学方法就完全解决问题。这一点很快也变得显而易见。首先，即使最好的统计学方法也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表述清楚，反之，常常会漏掉我们试图了解的事物的最重要方面。统计学也无法反映出强烈的个人偏好，在经济活动以及整个人类生活中产生的动态效应，这种效应的后果已远远超出当时的环境限制。任何一组数字都不能揭示各项发展

4

的总体趋势的实际意义，因此，统计学方法必须由其他方法来加以补充。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信息，统计学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数据，知道从事产业或贸易的人数，并揭示他们之于其他人口的关系，这真是一件幸事。但大规模的统计学研究只是在现代或将来才有可能。甚至到那时候，信息调查者的调查路径也会受到各种困难的干扰。不过，对各种信息来源的仔细检查验证，包括犹太社团对其人员的估算，可能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我希望本书会推动这样的研究，在现阶段，类似的研究只有一项是真正有用的，即西格蒙德·迈尔(Sigmund Mayr)关于维也纳的调查。

5 因此，说到底，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方法(遗传学方法)肯定可以对统计结果进行补充。何谓遗传学方法？我们希望探索某个群体(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或者业已产生影响的程度——就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定性研究，或研究我所称的动态影响的重要性。探明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探究标志我们现代经济生活的某些特征，其最初的形式是否犹太人所赋予的，亦即去探究某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否最初由犹太人引入的；或者现在已被各方接受为基本原则的某些众所周知的商业原则，是否明确表达了犹太精神。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要素的历史追溯到其最初的开端。换言之，我们必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幼年期，或者至少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其现代形态的时期。但我们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幼年期，还必须考虑其全部历史。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新的因素直至今还在不断进入资本主义结构，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尽人皆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探明这种情形出于谁的影响。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实现；有时候甚至不可能实现；科学的想象一定要对这项学术探索施以援手。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观念或新思想的责任人，并不总是发明家(用这个词的狭义)。人们常常断言，犹

易？谁率先采纳了这条或那条经营原则？甚至在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出其先驱的方面，人们也会追问，他们是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就是那些信奉犹太信仰的人。虽然按此定义，我故意省略了与种族特性相关的任何特征，但毋庸赘言，它仍然包括那些退出宗教团体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因为从历史角度看，他们还是犹太人。请记住，当我们推断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时，那些以基督教徒身份反复出现的人，其实是犹太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受过洗礼，情况就是这样。假定各个年龄层都有很多犹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这样的假设去事实不远。我们听说过中世纪初期的一些情况，在7世纪和8世纪的意大利，以及同时期的西班牙和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Kingdoms)，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找到犹太人。实际上，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光，不断出现大批犹太人受洗的情况。但我们仅掌握最后二三十年的可靠数字，因此，我倾向于对雅各布·弗罗默(Jacob Fromer)的说法表示存疑。弗罗默认为，到19世纪20年代末，柏林(Berlin)约莫半数的犹太人都皈依了基督教。^[1]慕尼黑的犹太拉比·维尔纳博士(Dr. Werner)的观点同样荒谬，他近期在一篇文章中预测，柏林总共有12万犹太人受洗。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数字全都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些数字，在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背教，即使在背教百分比最高的年份(1905年)，也从未超过1.28%，而历年(自1895年起)的平均百分比是1%。不管怎样，从1873—1906年，柏林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数量并不少，确切的总数是1869人。^[2]

在奥地利的犹太人，尤其是维也纳的犹太人中，背教的趋势也很强劲。现在，维也纳每年有五六百犹太人放弃其信仰。1868—1903年，总人数少于9085人。犹太人背教过程发展迅速，1868—1879年，平均每1200名犹太人中有1人受洗，1880—1889年，则每420—430名犹太人中有1人受洗；而1890—19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每260—270名犹太人中有1人受洗的程度。^[3]

但是，我们很难评估背教的犹太人是否影响我们时代经济发展的唯一群体，还有一些群体也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我这里没有考虑嫁到基督教家庭的犹太女人，虽然她们至少在名义上不再是犹太人，不过，这些人肯定保留了她们的犹太特性。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秘密犹太人，我们在每个世纪都能遇上他们。在某些时期，这些人占了犹太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们的非犹太人姿态，使他们的同时代人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看成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例如，我们知道15世纪和16世纪法国南部，最初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这一描述也适用于各地的马拉诺(Marannos)]：

他们遵循天主教的所有外部表现形式，他们的出生、婚姻和死亡都会在教会登记，他们所有人都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婚礼和终傅礼。一些人甚至接受神职，担任牧师。^[4]

9

在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报告中，他们不以犹太人面目示人就不足为怪了。今天，某些历史学者甚至以赞赏的口吻，谈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移民”的有益影响。秘密犹太人老练地隐瞒了他们的种族来源，以至于犹太史领域的专家对一些家庭是否犹太家庭仍然存疑。^[5]对那些家庭成员都取了基督教徒式姓名的家庭，就更难确定其身份了。17世纪的新教难民中可能有很多是犹太人，一般推理就可以证明这种假设，如果我们考虑到胡格诺派(Huguenots)教徒中有很多犹太姓名，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6]

最后，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全盘考虑1848年前对我们时代的经济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却不为当局所知的所有犹太人。法律禁止犹太人履行他们的天职。因此，他们迫不得已要么假借基督教徒的外表，要么受“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的保护，要么施展一些计谋，以便规避法律。据可靠的权威观点，在许多小镇，以这种方式秘密生活的犹太人为数众多。例如，按适中的估计，19世纪40年代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据

说不少于 12 000 人。那时，纺织品批发贸易已经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城市中心的各个区遍布犹太人的商店。但 1845 年的官方商人名录上，只在附录中记录了 63 名犹太商人的名字，他们被称为“特许犹太商人”，这些情况只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有所论及。〔7〕

但这就够了。出于种种理由，我的想法是要揭示出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数要少于实际存在的犹太人数。读者应该记住，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结构的贡献，必然表现得比他们实际作出的贡献要小。

我们现在就着手揭示犹太人的贡献吧。

注释和参考文献：

- [1] Jakob Fromer, *Das Wesen des Judentums*, 1905, p.144.引文没有根据。
- [2] *Zeitschrift für Demographie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Z.D.S.J.] iii., 140, 145.
- [3] J.Thon, “Taufbewegung der Juden in Oesterreich”, in *Z.D.S.J.*, iv., 6.
- [4] Theophile Malvezin, *Histoire des Juifs à Bordeaux* (1875), p.105.
- [5] 举例来说, Lucien Wolf, “Jessurun Family” in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J.Q.R.J.] i., 1889, 439.
- [6] 举例来说, B.C.Weiss, *Histoire des réfugiés protest*, i.(1853), pp.164, 377, 379, 383; ii., 5.
- [7] Sigmund Mayer, *Die ökonomische Entwicklung der Wiener Juden*, p.7.